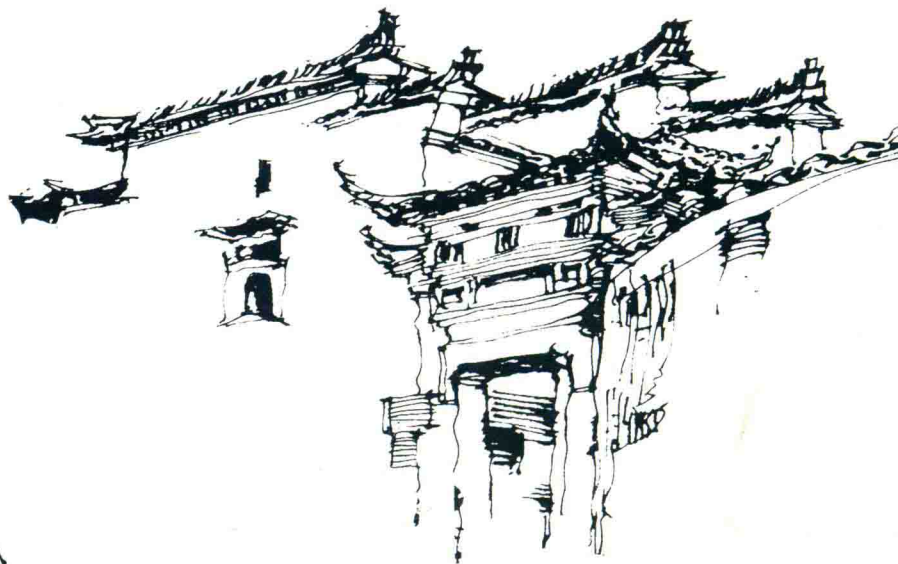


刘醒龙
裘山山
谢有顺
联袂推荐



张生金◎著

败落乡村的生存密码
百年家族的最后哀歌
士绅政治的巅峰对决
税捐经济的荒诞繁荣
官、绅、匪三位一体
谋、利、爱、仇四维时空



最后的士绅家族^{上册}

一部研究近代税捐经济的经典读本
一部展示传统士绅政治的残酷之作

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

最后的士绅家族^{上册}

张生全 著



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后的士绅家族 / 张生全著. — 广州 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7. 4

ISBN 978-7-218-11539-9

I. ①最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32024号

Zui Hou De Shi Shen Jia Zu

最后的士绅家族

张生全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 版 人：肖风华

策 划：李 敏

责任编辑：李 敏

装帧设计：郭群花

绘 图：张 帆

责任技编：周 杰

出版发行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（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：510102）

电 话：（020）83798714（总编室）

传 真：（020）83780199

网 址：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：珠海市鹏腾字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 mm × 1092 mm 1/16

印 张：26 字 数：410千

版 次：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72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（020-83795749）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：（020）83791487 83790604 邮购：（020）83781421

目录 Contents

001 第一章 • 茶铺子

019 第二章 • 带江体

039 第三章 • 木禅寺

059 第四章 • 棒客

079 第五章 • 玉屏山





099 第六章 • 三塔菌

122 第七章 • 做媒

140 第八章 • 藤椒油

156 第九章 • 五月台会

174 第十章 • 四少爷

193 第十一章 • 绑票

213 第十二章 • 拜把子



228/ 第十三章 • 助拳

245/ 第十四章 • 提亲

265/ 第十五章 • 礼佛

282/ 第十六章 • 捉妖

301/ 第十七章 • 当家



321 第十八章 • 曾家园



339 第十九章 • 剿匪

358 第二十章 • 娶亲

379 第二十一章 • 喜事

400 第二十二章 • 尾声

●
第一章



铺子

御桥东头有株巨大的古榕，古榕甩开繁枝密叶，遮出一大片浓荫。浓荫下是一块很大的空坝，旁边是李二娃那几间低矮灰暗的茶铺子。

茶铺子很小，但檐口却竖了一根碗口粗的长竹竿，刺破树梢，直飞霄汉。竹竿顶端甩着个大大的“茶”字，来柳江场的人，都看得清清楚楚。

茶铺子里只有五六张茶桌，但门口的灶台上却高高矮矮摆了十几把炊壶：实际上，窝在暗屋里喝茶的人也不多，大多数人都喜欢在屋外的空坝上喝茶。有古榕大团大团饱满苍翠的浓荫，有从杨村河里吹来的习习清风，有碧水青山开阔视野，坐在空坝上喝茶，那是看戏一样的享受。

平日里，茶铺子生意好得要沸腾起来。偌大一块空坝，挤得都插不上脚。四五个伙计，每人拎着把长嘴茶壶，肩上搭一条白毛巾，提着身子在桌椅间曲来拐去，添一圈水下来，那白毛巾就油黑得出水了。

这一天，空坝上的茶客都被撵到坝外了。一排警察站在坝边，荷枪实弹，圈出一个开阔气派的弧形。

但是茶客们却不走，挤挤挨挨涌在坝边往里瞧。很快，坝外就堆得里三层外三层，连御桥都快被踩塌了。

人缝里钻出个满是油汗的脑袋，扇着两只耳朵左右瞧：“演戏么？什么好戏？”

没人答得出，只见旁边一汉子朝空坝上小心谨慎地努了努嘴。

青砖的地面擦洗得干干净净，还泛着耀眼的水光。坝子中间摆了八九张太师椅，呈扇形排开。两边分别坐着洪雅县知事高德仁、县经征局长胡知廉、县警察局长钱尚武、柳江乡乡长孔亦多，以及柳江本地士绅大粮户柳老太爷、曾五太爷、江三太爷、唐八太爷。

中间的那个位子空着。

曾五太爷碰碰旁边的江三太爷，低声问道：“很奇怪啊，那么多人围着看……”

江三太爷撇撇嘴：“有啥奇怪的，乡巴佬，没见过世面嘛！”

曾五太爷摇摇头：“有点反常啊……”

这时，柳老太爷连咳两声，清了清嗓子，似要说话。曾五太爷赶紧掐断话头。

却是唐八太爷不知趣，抢在柳老太爷前，高声奉承高德仁道：“高知事深孚众望，仁慧爱民，到咱洪雅不到一年，便让这里百姓和睦，四境安宁。此等功绩，前所未有的。来来来，咱们以茶代酒，敬高知事一杯！”说着，递杯至唇，响亮地喝了一口。

众人都端起茶杯，却不敢喝，拿眼瞧柳老太爷。柳老太爷却是谁也不瞧，眯了眼，身子微微往椅背上仰去。众人端起茶杯不知该怎么办，喝也不是，放桌上也不是。

高德仁略有些尴尬，但随即哈哈笑道：“唐八太爷过誉了，高某何德何能，岂敢居功！要说有点成绩，也都是仰仗柳老太爷及各位乡贤的提携帮扶！这样吧，高某今天就借柳老太爷的茶，敬大家，以表谢忱！”

柳老太爷这才直起腰，睁开眼，端了茶杯，淡淡一笑：“不敢，我们敬高知事！”

众人长舒一口气，纷纷说道：“对对，我们敬高知事！”

唐八太爷勉强再喝一口。他的喉结初始极慢地滑动一下，不过迅速就回了位，扯开笑脸又说道：“高知事太谦虚了！高知事政绩卓著，大家有目共睹！就拿税捐征收来说吧，这个让以前的县太爷们头痛不已的难题，高知事仅用一年时间，便不但完成了当年的任务，还清理了多年的积欠！这在洪雅历史上，可是前所未有的奇迹啊……”

经征局长胡知廉点点头：“是啊是啊，高知事最了不起的地方，是他打造了一支能干的经征队伍，也就是咱们柳江的士绅家族们！今天在场的唐八太爷、曾五太爷都是高知事的得力干将！尤其是唐八太爷，洪雅的田税征收任务那么重，积欠那么多，以前的士绅没一个拿得下来，唐八太爷竟能圆满完成！这都是高知事知人善任啊……”

高德仁顾盼左右，神色飞扬。

一直低头喝茶的柳老太爷突然把茶杯往桌上重重一放，也不转头，凭空大喊道：“二娃子，添水！”

站在他身后的柳府管家侯里衡随即侧转身，冲铺内高声喝骂：“二娃子，老爷喊你添水呢！你耳朵聋了么？”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”李二娃抓起水壶，惊慌失措地跑出来。

柳老太爷瞟了李二娃一眼，冷冷说道：“二娃子，如今当掌柜出息了，是不是就长懒筋了？你自己看看，客人的茶都见底儿了，你也不赶紧过来添！我告诉你，机灵点，自个儿回去把懒筋挑了，要老姑爷我亲自给你挑，你这茶铺子就开不成了！”

“是是是，老姑爷责备得是，立马改正！立马改正！”李二娃讷讷应着，红脸弓腰，屏息添水。

柳老太爷这才笑对高德仁道：“高知事，招待不周，多有得罪，请原谅！这个二娃子，都是老朽平常太娇惯他了，才变得这么怠惰！下来等老朽好好调教调教他，让他给您赔不是！”

“没有没有，李老板勤勉着呢！柳老太爷千万别责怪他，别责怪他！”高德仁惊魂未定。

柳老太爷做了个不好意思的样子，向众人一扬手：“花絮，一个小花絮！大家请继续聊……唉，刚才聊到哪儿了？”

高德仁暗舒一口气，赶紧板起脸呵斥胡知廉：“胡局长，你说税捐征收得好，是因为有一支得力的征收队伍。这话不假，但没说到根本。根本是什么？根本是咱柳江的民风变得淳朴了！明白吗？这才是最重要的原因！明白吗？”高德仁语重心长一番后，语气变得激昂：“这让民风变得淳朴的，咱们必须得感谢柳老太爷给咱们做出了杰出的榜样！柳老太爷非常重视教育，四个儿子都是饱学之士。你们看，柳家大少爷、三少爷都先后送到了国外求学。如今大少爷在省上当官，贵为副参谋长，运筹帷幄，威名远播。三少爷现今又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，学成归来，那必定也是一方诸侯！”

接着，高德仁把笑脸凑近柳老太爷，问道：“柳老太爷，高某不是胡说八道吧？”

柳老太爷抚着颌下胡须，谦虚道：“这只是老三信中的说法，至于能不能顺利拿到博士学位，只有看天意了……”

高德仁大赞：“凭三少爷的聪明与才华，区区一个博士学位，那就是囊中取物，有何难哉！大家说，对不对呀？”

众人都赶紧点点头，独有唐八太爷埋头喝茶，喝得茶水裂帛似的响。茶汽蒸在他脸上，如同堆了一层云雾。

“还有柳家二少爷，在咱柳江场办起了第一所私立学校。兴办学堂啊，你们说说，这对开启民智、教化民风所起的作用，有多大！”

唐八太爷拐了拐旁边的乡长孔亦多，侧头低声道：“那学校刚开班呢，何来教化？再说，教几个童子而已，与民风有何关系？孔乡长，你实话实说，洪雅的田税，要不是属下……”

孔亦多不敢侧头听，屏了呼吸，只眼珠转着扫视周围的人，突然大声答道：“作用很大！对，作用非常大！”

“高知事，咱们柳家还有四少爷呢！”站在柳老太爷身后的侯里衡眼巴巴望着高德仁，补了一句。

“噗！”唐八太爷终于一口茶畅畅快地喷了出来。

众人脸上阴晴不定，柳老太爷则脸色有些发白。孔亦多动作很大地推了推唐八太爷，笑道：“唐八太爷，老太爷的茶再好喝，你也慢一点，怎么就呛住了！”

侯里衡粗声喊道：“李二娃，给唐八太爷换杯茶！”

忽地，御桥上传来一片巨大的喧闹声。高德仁赶紧站起来，往桥头方向走了几步，躬身候着。县乡官员紧随其后。柳老太爷瞟了一眼唐八太爷，见他没有站起来的意思，也便眯眼坐着不动。江三太爷及曾五太爷见柳老太爷不动，也只能是直了上身，不好把屁股抬起来。

从御桥西头上桥来的，正是这几天从成都回乡省亲的柳家大少爷柳正刚。只见他一袭长衫，端一支长杆铜烟斗，微笑着，边潇洒地迈步前行，边举手向桥上桥下人群打招呼。

两队警察端着枪，往前轰赶行人。桥上太拥挤，一时只听得鞋被踩掉惊叫的，钱袋被挤掉慌神的，孩子摔倒哭泣的。短短的桥面，人浪如乱云飞渡。

柳正刚皱了皱眉头，立住，板起脸训斥警察：“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这桥上桥下、沿河两岸都是柳某的叔爷长辈、亲朋好友，你们怎敢拿枪指着他们！放下！都把枪放下！”

人群中响起一片喝彩声。警察赶紧放下枪，却也不敢停，晃着膀子往前抬人，就像用斧背砍树，好不容易撞开一条通道，护住柳正刚，穿越人浪，走到桥东头。

高德仁快步上前，一行人众星拱月，把柳正刚迎进空坝。柳老太爷站起来，其他几个士绅也赶紧跟着站起来。唐八太爷不好意思，也只得抬了抬屁股。柳正刚四处挥手，快步走到中间那个空位上，长衫一抖，安然坐下。

侯里衡见李二娃还在收拾唐八太爷的茶盏，忙低声喝道：“李二娃，给大少爷换烟！”李二娃才回过神来，一溜小跑回屋去，再跑出来，给柳正刚的长杆铜烟斗换上新的叶子烟，擦火点上。柳正刚跷起二郎腿，嘭嘭嘭地吸着。很快，他的四周便烟雾缭绕，辨不清楚他的表情了。

高德仁脸上笑容荡漾：“柳先生，这么多乡亲争着涌到桥上来看您，说明柳先生既威仪凛然，又亲和慈祥啊！”

柳正刚再嘭嘭嘭吸了几口烟，才取出烟嘴，却不接高德仁话头，自起话题说道：“高兄，别看咱柳江只是个小地方，可不一般啊！你看这座桥，虽只是普通的石拱桥，却有‘御桥’这样霸气的名字！你知道它为啥叫‘御桥’吗？”

“学生当然知道！学生虽说来洪雅的时间不长，却已是数次前来柳江，聆听令尊柳老太爷及一众士绅的教诲，深感柳江这个小镇历史悠久，文化底蕴深厚！柳先生，要不，就允许学生现学现卖，把‘御桥’的典故讲出来，等柳先生您来评判，如何？”

柳正刚只是抽着烟，不置可否。

“一百多年前，这柳江出了个了不起的大人物，名叫曾璧光。曾老先生曾任二品贵州巡抚，还做过前清皇帝的先生。当然，也有人说，曾老先生做的不是皇帝的先生，而是皇帝父亲的先生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曾老先生去世后，被皇帝追赠为太子太保，一品大员。同时，皇帝还题赠了一副‘天子门生，门生天子’的敕封给他，派皇家卫队护送他的灵柩回乡。因为那道敕封曾从这桥上走过，所以，这桥就有了‘御桥’之名。柳先生，学生说得对么？”

柳正刚笑笑道：“唔，差不多吧！只是有一点，皇帝是否有‘天子门生，门生天子’的敕封给他，此事并无确证。再说了，即便有封赠，现如今是民国了，皇帝早已从皇宫中被撵出来，咱柳江再用这‘御桥’的名字，怕要遭外地人笑话呢！所以，柳某以为，这桥的名字得改一改了……”

柳正刚话音未落，曾五太爷便插话道：“柳大少爷，‘天子门生，门生天子’这副封赠，如今还贴在洪雅城官宝府大门两边呢，怎能说无确证？而且

我们这些人还是小娃儿的时候，就曾多次听大人们讲过封赠从御桥上走过的盛况，那还能有假？”

唐八太爷一下气壮了，怒气冲冲的样子：“是啊，柳大少爷，你虽然做了大官，但也是咱柳江出去的人。不能因为你一句话，这从祖宗那里传来的名字，说改就改了吧？”

柳老太爷脸上又是羞愧又是着急，气涌胸膛，忍不住咳嗽起来。侯里衡赶紧上前给他拍背。但他甩了两下，把侯里衡甩开，怒骂道：“呛一口茶而已，老侯你瞎拍啥子？”

侯里衡讪讪退到一边，众人都有些不知所措，孔亦多左右看了看，突然哈哈笑道：“柳先生，学生有个主意，您看行不行？这桥下之水清澈透亮，碧波粼粼，简直就像一块绝美的碧玉。桥横跨在碧玉之上，上下影摇。如果要改名的话，就改为‘玉桥’如何？”

曾五太爷也是一口茶差点喷出来。他赶紧掏出手绢，趁埋头擦嘴之机，向江三太爷嘀咕道：“还不是那个音？脱了裤子放屁，多此一举……”

江三太爷摇摇头：“非也非也，高人！老孔真是个高人！”

但柳正刚并没说行还是不行。他只是专心地抽着那支叶子烟，仿佛烟瘾很大，非要过足了，才顾得上开口一般。

高德仁瞪了孔亦多一眼，呵斥道：“孔乡长，桥该改什么名字，应该由柳先生来定。咱们学识浅薄，最好不要班门弄斧！”

孔亦多也不尴尬：“是，是，由柳先生定，由柳先生定……”

柳正刚终于把烟嘴取出来，哈哈一笑，满嘴烟雾缭绕：“柳某定什么？既然大家都反对，那还是按原来的叫吧，柳某不过顺口说说。”

高德仁接口：“其实，就算不改，这座桥也早已名不副实了！你们看那桥上，贩夫走卒，乞儿娼妓，每个人都敢觑着脸上去遛一圈，哪里还有‘御桥’的威风！”

柳正刚把吸剩的烟头拔出来，扔在地上，伸脚碾了碾，举起烟斗在布鞋底上敲了敲烟灰，又放进嘴里吹吹管里的烟油，再抬头大喊道：“二娃子，把烟管给表叔收好！”

李二娃高声应着，一路小跑出来，双手捧过烟管，又递了一把蒲扇给柳

正刚。柳正刚接过，微眯了眼，在怀里轻轻摇着。

忽然，一个年轻汉子冲进空坝来，扑通一声跪在柳正刚面前，大喊道：“柳大人，小人要告状！小人要告状！”

高德仁大惊，黑脸斥责钱尚武道：“钱局长，你的人是干什么吃的？怎么把人放进来了？”

钱尚武犹豫了一下，但还是站起来，向外一扬手。几个警察从坝边跑进来，抓住年轻汉子的手，把他往外拖。

“慢！放了他！”柳正刚喝退警察，慢慢起身，摇着蒲扇走到年轻汉子身边，俯身和颜悦色地问道：“小伙子，起来说话！现在是民国了，不兴跪，也不能叫‘大人’‘小人’，柳某其实也是柳江本地人，你就叫我‘柳先生’好了。说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要告谁？”

年轻人大模大样站起来，朗朗说道：“柳先生，我叫杨四娃，是柳江杨村人。我要告的人，就是他！”劈手就向安然坐在太师椅上的唐八太爷指去。

唐八太爷惊得直起身子，道：“告我？你，你告我什么？”越说越生气，拿起一旁的文明杖，在地上猛顿了顿，满脸怒容，喝道：“哪里来的野小子，敢到这里来撒野！钱局长，还不让你的弟兄们把这野小子轰出去……”

孔亦多悄悄伸过手，在他的大腿上轻轻拍了拍，他才没继续吼叫。

杨四娃毫不在意，说道：“柳先生，我家有祖上传下来的五亩薄田。平日里，一家老小只要舍得摔汗珠子，起早贪黑忙活，还是勉强能糊口度日。可是，自从唐八太爷负责征收田税以来，这田里出产的粮食，竟有一大半被他征去了。柳先生，您说这日子还怎么过啊？”

柳正刚摇摇头：“田税是国家规定，唐八太爷只不过奉公行事，照章办理。杨四娃，你怎么能怪到他头上？”

唐八太爷松了口气，使劲摇着头，满脸苦笑，一副委屈的模样。

杨四娃道：“柳先生，我们也知道田税是国家规定，不能不交。唐八太爷如果真是秉公办理，我们也没有意见。但问题是唐八太爷假公济私，坑蒙拐骗害我们……”

唐八太爷又坐不住了，跳起来冲过去，拿文明杖指着杨四娃的脸，气急败坏吼道：“野小子，你敢胡说八道！”

杨四娃公然不惧：“唐八太爷，有柳先生为小老百姓做主，我不怕你！你以为大家不知道么？你家的两副斗，征收田税的时候，你用的是大斗，每一斗要多两三升！我们粮食不够吃向你借的时候，你就用小斗，每一斗又会少两三升。你靠这种大小斗不知道贪污了多少公粮。谁要是交不上税，你就把人家的田产给没收了！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因此倾家荡产，沦为佃户……”

“你，你有什么证据？”唐八太爷的文明杖就要杵到杨四娃鼻子上了。

高德仁喝道：“唐八太爷，有话好好说！”

却又有十多个人从坝外涌进来，围在柳正刚身边，纷纷说道：“柳先生，杨四娃说得没错，我们都是被唐八太爷大小斗搞得倾家荡产的人！唐八太爷对那些大粮户没有办法，就用这种卑劣手段欺负我们这些散户。我们是敢怒而不敢言啊！要不是柳先生您回乡来，我们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里咽！”

柳正刚把众人扫视一圈，微笑道：“各位乡亲，你们的心情柳某理解，果真受了委屈，肯定希望有人帮你们申冤！不过，这事柳某有些无能为力，柳某只是军队上的官，不能插手地方上的事情。再说了，县公署高知事在这里，咱也不能指手画脚对不对？所以，是非曲直，还是请高知事来断定吧！”

高德仁一愣：“我？”他下意识地转头看了孔亦多一眼，孔亦多眯眼坐在太师椅上，似在假寐。

杨四娃嚷道：“柳先生，千万不可让高知事来断案！高知事平素与那唐八太爷称兄道弟，吃喝玩乐，他怎么可能做到公平公正！”

高德仁脸涨得通红。

“放肆！”柳正刚呵斥杨四娃道，“高知事才干卓著，公正严明！到洪雅不到一年，便使得这一方风清气正，百姓安康！这一切大家都有目共睹，你怎敢如此瞎说！”

高德仁脸皮扯了扯，扯起一丝笑：“柳先生过誉了，学生不敢当！不敢当啊！好吧，既然柳先生看得起学生，学生就听从指示，来审审这个案子，末了请柳先生裁定！”

柳正刚也不多说，走向座位坐下，悠闲地轻摇蒲扇。

高德仁来到坝中，挺直腰杆，指着杨四娃冷冷说道：“杨四娃，你不相信本知事，本知事也不能为了让你相信，就听信你的一面之词！本知事警告

你，如果你说了假话，诬陷唐八太爷，本知事定要重重治你的罪！”

杨四娃道：“高知事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绝无半句虚言！”

高德仁道：“那好！本知事问你，你说唐八太爷大斗进小斗出，有什么证据？”

杨四娃道：“交税的时候，我是在家里用斗量过的。可挑到唐八太爷那里，却总是一斗要少两三升！这还不是证据？”

其他人附和道：“杨四娃说得没错！我们的谷子挑到他那儿去，也会变少，也是一斗要少两三升……”

唐八太爷冷笑道：“胡说，本老爷的斗是国家发的，上面还钉了‘国家计量局监制’的铁皮字，怎么可能少！哼哼，你们家里自制的那种土升子，原本就不准确！”

杨四娃道：“你说你的斗是国家发的，钉了铁皮字的，为什么借给我们的谷子，我们拿回家量，一斗却又只有七八升呢？”

唐八太爷不理杨四娃，对高德仁说道：“高知事，这些都是他们空口白牙污蔑属下，你可别信！这些人平常刁蛮奸诈，赖税不交，或者以次充好。属下要是对他们严一点，逼得紧一点，他们就捏造事实陷害于我！他们的目的，就是想把属下搞倒了，重新上来一个软柿子，随便他们拿捏！”

高德仁呵斥杨四娃：“杨四娃，本知事警告你，说到天上地下，国税都是必须要交的！你们要是想通过诬陷唐八太爷抗税不交，你们那算盘可就打错了！”

接着，高德仁喊钱尚武：“钱局长，派几个警察到这里来！如果有人胆敢诬陷别人，立刻把他抓起来，关进班房！”

“是。”钱尚武一招手，七八个警察冲进来，一字排开，站在杨四娃等人身后。

“我们没有抗税！我们说的都是事实！”杨四娃慌了神，不自觉地瞟了柳正刚一眼。柳正刚一直微眯着眼，轻摇扇子，脸色纹丝不动。却是他旁边的柳老太爷忽地坐直身子，睁大双眼。但见柳正刚没动，他也只得咳几声，埋头喝茶。

杨四娃高叫道：“高知事，我们的话句句属实！您要不信，可以派人去唐八太爷府上搜一搜，只要搜到了那大小斗，就可证明我们没说瞎话！”